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八

仙戴張何周韓列傳第二十六

東莞尹

大夏字時雍華容人也天順八年進士父仁宅舉永樂庚子歷官廣西按察司使以清約稱大夏自少雅能知父意父出按部歸履新靴大夏見之輒以請父示爲餘廩易者意乃獲司冠領司檄有司佐贖大夏以里中阻饑力辭既登中秘書解館當留願以勲業自見乃出爲兵部主事凡歷卽署十餘年益明天下事大司馬深倚重之瑞直時欲

乘間討安南使索永樂時調軍故牘大夏先檢匿尚書
數榜吏不能得大夏若弗聞也 乃告尚書曰曩開西

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

佞爲建州夷邀劫有

中官朝鮮人爲地請改貢道由

綠江入便尚書欲許

之大夏曰鴨綠江誠便顧祖宗

以故道爲迂以迄今

日殆有微意在乃勿許及考滿擬遷京秩大夏語所知

平臚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以平

私裁曰此官使我爲之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

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計中一出

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復所
出爲福建參政遷廣東右布政使再爲浙江左布政使
大夏居廣則與白沙爲道學賓友白沙嘗稱之曰劉公
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今人卽古人未易當也三
藩宣

講求民瘼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晉副都

御史治

剛音戶部右侍郎尋轉左理餉雲中尚書

周經曰邊上倉場糧草半爲中貴子弟把持公素不與
此輩合奈何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
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大夏至則召父老咨議得其

要領收買之令下而軍民咸便卽不利於中貴子弟而卒無所歸怨踰月邊儲克足三上疏乞休 予告歸二

年兩廣

督撫缺上乃卽家起大夏以左都御史任

之大夏拜命卽携二僮行兩廣人聞大夏至如饑兇之得乳母也一歲所再來去不許十五年召入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旣廷謝上問朕數召用卿卿數以疾辭何也大夏叩頭對曰臣實年老多病近見四方人窮財盡臣材不足辦此憂懼不敢來耳上默然久之曰卿殫乃心供職數日上問大夏祖宗來徵歛俱有常制而

以獨言天下民窮財盡大夏言臣不知它省即臣在
廣而廣西取鐸木廣東取香料皆固以萬計上曰卿嚮
若言之朕已停止嗣後第有分外之征卿具以聞他日
復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曰窮與民同安能養其
銳氣上曰君有月糧出有行糧何以窮大夏曰江南困
于漕運江北困于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
糧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上嘆息曰朕在位久徵卿
言朕安能知翼日下詔九卿大臣各以其職陳言軍民
弊政而議除之上見大夏奏對誠心爲質無有疑諱顧

獨喜諭大夏事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入啓大夏
即頭對不敢上問何也大夏曰先朝李致省可戒上曰
卿論國事豈致省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陛下以
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密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
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府部內容閣臣如用揭帖
久視爲常萬一匪人其害有不可言者矣上稱善時上
銳意太平政事輒與閣臣講議上與大夏言閣臣健儘
可與計事第門下人太雜健嘗薦稱劉宇才可大用其
不合上意而宇在大同私官馬遺權貴大夏言于上上

欲究問太監李榮爲解免大夏

清華騰驥四

衛占役軍士數萬人請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省銀錢八十餘萬擬遣保定京操萬人還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

業報可俄有飛語揚之宮門上

得之以示大夏論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子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大夏叩頭謝大夏毋承召問上卽轉顧近侍皆退避數丈許上或言及左右大夏未及對上曰卿趨起不言尚疑朕爲聽左右皇帝叩大夏惶恐謝上令大夏往同英國選內臣爲坐營大夏遂禰故

典外臣不得與上笑曰卿憂此曹他日嘗卿耳有朕在
以憂竟令往
太監岑璋方詔命大夏即奏請
雖
優容而內官咸悚慄矣大夏一日跪對榻前不能起上
呼李榮來曰朕與劉尚書論話長尚書年老動起艱爾
榮扶掖出左順門外其眷顧若此左都御史戴珊時亦
以材見知九卿中上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
有所召問亦必大夏與珊偕上信二人嘗資金幣殺醴
無虛月至賜大夏玉帶麒麟服一日手金二錠賜二人
諭曰汝職官來集諸用事大臣皆杜門
二卿門何必

杜也朕能知卿故以賜卿毋廷謝恐他人慚懼時大臣有因左右間大夏于上上故以是語之大夏獨此朴忠故蒙特眷是年上崩數月珊亦卒正德改元諸權璫用事閣臣劉健部臣馬文升相繼乞骸骨大夏亦篤老亟求去特加太子太保致仕三年劉宇比瑾得居要地求修大夏却諸瑾曰藉劉尚書家可當造費十二於是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矯制逮繫詔獄欲置重辟下廷議左都御史屠滸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即不死軍亦無耶乃坐戍肅州大夏即挾二僮買驢行至

肅無資藩臬諸司憚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輪食之五年大赦放歸秋八月瑾誅復職致仕大夏之遇泰陵也蓋先朝注直諸人生學外夷但遇邊警第令料敵戰守上憤小王子慨然慕太宗遺烈因太監苗達欲出師大夏力持不可上頓爲止大夏歷官中外四十年始終一節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戒利亦當遠名故無寘援朝著交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交陳白沙李大涯大夏語人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家居薄田僅足供

衣食嘗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慎惜况官貨悖入者乎預作壽藏自爲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其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爲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媿于地下也耶用是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庶予之心安焉李西

涯見之感曰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亡用矣大夏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予非人敢以相累哉大夏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乞恩澤正德改元有大臣自陳求蔭言官叅駁欲舉大夏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正德十一年五月卒壽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論曰劉大夏之初謝史館就卽曹已又辭京秩而請外補此其志豈矯之乎爲名高乎固欲朝布政而夕及民急有以大展其懷抱也晚遇孝宗密勿卽俞庶幾三代風哉弘治最多名臣大夏與三原鈞陽三人名最重或

曰恕強差近名大夏弱近實文升練差用術然與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也天順八年進士授御史成化三年督學南畿吳中服其藻鑒十四年陞陝西提學副使學政一視南畿而在陝久德教尤浹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歷福建左右布政使弘治二年三原爲太宰薦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蜀盜野王剛嘯起五載守臣莫敢以聞珊請于朝合川湖陝三省兵討乎之因自製爲營陣法以練兵伍四年召入爲刑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出訊荆王見瀟爲樊山王所訐不法狀還奏上以爲允

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以左都御史召還掌院
事時有大理寺卿吳一貫按一武臣罪而令瘦死于獄
上大怒親鞫之以武臣罪不宜死而欲反坐一貫珊進
而言曰一貫罪止當徒上怒仍未解珊曰法如是足矣
天威頓爲霽以是受知于上上每廷宣接膝面容移晷
刻乃退而珊亦老病累求致不允一日上召兵部尚書
劉大夏及珊同議事珊因私懇大夏曰少頃進見公當
捨已爲我言之及見議事畢上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
老疾求去也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都察院當身

卒各道御史相彈劾者也堂上官卧病不勝任則御史
得彈劾之安得不自陳珊實病非敢假上曰賓客在人
家告歸主人留客堅客亦強爲主人留爾珊何忍拂朕
意如是耶珊忽泣然涕下上亦爲之感動相對不能言
久之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語大夏曰珊卽死不敢復言
去矣珊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孝
宗勤於治理是時劉健爲內閣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
吏部上時召見於便殿而二人皆篤老顧不若遇珊與
大夏尤眷注上崩之歲上在五月其冬十二月珊亦卒

壽六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論曰珊大夏之遇孝宗也孝宗賜之金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堂陞之歡斯何嘔嘔一如家人父子哉珊欲去上直以賓客相留珊乎即死此官何恨已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也父洪正統乙丑進士洪爲御史死土木敷華受蔭國子生舉天順壬午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解館當留敷華與華容私相約曰吾儕已得爲世用便當身習民事爲國家効尺寸彼沒沒徒老於文字竊恥之於是同出爲兵部主事華容醇亮端恪

敷華方毅坦直兩人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敷華以郎中陞浙江參議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敷華曰此可撫而定也身泣盜巢但執首惡者十二人解散之人人呼曰我張公咸駢首受命轉右參政進右布政使弘治改元轉湖廣左布政使歲饑募民繕修學宮或說非時乃貧民樂資傭直以自活三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赴憂去服闋仍撫山西奏增解池鹽課補宗藩歲祿山西鎮守內臣劉瑯以敷華不便已入賄其黨八年移撫陝西會有妖僧擾山中爲逆朝議以爲憂

馬鈞陽曰有張都御史在必能了此不數日數華果已
授計山中父老生縛之矣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
年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盡斥去一時諸貪
刻武臣時例漕司負筭輒假銀太倉稍寬其息待來年
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數華曰下剥上
攘漕是以困國貸取息大非政體峻爲之禁漕政畢舉
十四年改掌南臺會京察林瀚爲南吏部務清汰數華
但敦大體有坐帷簿謗者瀚欲黜之數華曰彼不幸而
有遭非其罪也謫之可矣寧失不明無爲不仁瀚從之

諸御史不敢緣法爲市時林俊起僉南院章懋起南祭
酒與瀚及敷華並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代樊瑩爲南
刑部尚書其冬浮梁卒召入爲左都御史掌院事上狎
諸闈好逸遊內閣及諸言官皆切諫不聽敷華疏請
納於是闈瑾諸人遂以不況敷華者敷華先
是督漕入京諸闈曾介李西涯以名香爲敷華壽冀敷
華往謝敷華曰公常以公會故得朝夕敷華則不敢西
涯強之行乃各報以幣使者出戶亟追還曰幾誤矣吾
平生無內交恐一旦自敗乎諸闈又嘆敷華爲異已至

是乃調敷華曩自漕糧之虧耗者以坐敷華贖康武功
聞之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愛敷華如父母
悉相薄耶瑾意解乃假內降令致仕歸之明年瑾矯榜
奸黨朝堂猶不脫敷華名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簡
肅劉文靖嘗薦敷華于泰陵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
武難爲人耳人以爲敷華之久於南都諸閹有力焉

論曰羅太史洪先言敷華爲浙轄子來省體魁碩食兼
數人敷華日料肉止一斤語子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即
遣歸夫人卒客有以悅奠敷華曰悅以爲奠知我意也

不知悅非莫物也竟返之茲二事至微細矣其冰心藁
操亦足觀云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也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官至
吏部尚書爲温州守有治聲見循吏傳喬新旣成進士
持三言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人不以愛憎人爲賞罰
觀政時奉使淮西過巢巢令闞徽文淵門下士也贈之
白金文綺喬新不受令口請以爲吾師壽喬新曰子壽
吾親而因吾致可乎力却之還授南京禮部主事部務
最簡靜日取國家典故求講習改遷刑部法如是大司

冠不能奪歷負外郎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司副使福安
寧德二邑銀鑛久絕而歲課猶供喬新爲奏減三之二
興化洪武初官以耕牛貸民而徵其租牛久故而租猶
存并請蠲之修葺先儒楊龜山先生祠募得廢寺腴田
百畝則以給其子孫奉祀焉典市舶中官死鎮監分其
遺索餽三司喬新辭或譙其自異受而輸之庫陞河南
按察使時大水民艱食喬令賑貸至秋罷喬新曰賑貸
止於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
郟縣如舊賑之麥熟乃止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宏托

令李文中皆貪殘有與援它使者莫敢詰喬新至按治如法俱罷斥陞湖廣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召入爲刑部左侍郎尋奉命出賑山西請以便宜行事得銀數萬兩粟數十萬石凡活三十萬人流徙復業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其妾子友欲廢其適子愛而立友安撫長官諸司皆不可輝乃矯誣數夷寨爲亂卽其地立二長官司割五十二寨爲一宣撫司以友爲使因撫臣張瓚得請于朝且十年矣輝死友求死士殺愛不能得糾凶黨奏愛交通唐王造反謀

上遣喬新即訊而友母子又輦金寶財帛往賂京中權貴人凶愛待命喬新言上曰播州古夜郎牂牁地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今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皆以不治治之今一旦囚係其酋臣恐諸夷見之驚疑或生他變且免囚容臣往逮二人誦實以請即旦夕令就斧鑕無怨制曰可喬新至諸受友囑者藉藉爲友游說鞫之得友母子奸慝狀上封事自上愛實無有與唐王反者友詞皆虛宜復愛官今所授友宣撫使宜褫職銷其印遷友保寧撫定諸夷寨

而還陞南京刑部尚書奏奪南京守備臣廬州還民萬
有千百畝由是與中官意悟是時萬安當國惡喬新持
正故出之南京秦陵既逐安去召還刑部尚書兩以疾
乞罷不允已爲御史鄒魯論劾杜門引咎懇辭免予致
仕魯外謫去喬新還里片刺不出門賓客不見其面楊
宜慰獻文梓爲壽器喬新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謝却
之平生每愛彭鳳儀氣節丘仲深文學引爲知己喬新
自少好學居官視事手不忘卷公退書聲聞戶外家有
藏書三萬卷手自讎校弘治十五年卒撫臣林俊請贈

謚竟又尼於諸舊郟者不可得正德初廣昌令張濂再
疏請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論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史稱何喬新勸父引決以
自全或曰出焦芳之懟筆王弇州曰文淵四月卒黃城
徐正五月誅先後不相及嗟夫小人之得以污讖乎君
子其奚誅百世下猶能令百犬之群吠可恨也哉

周經字伯常其先陽曲人也父瑄修髯長身宣德十年
貢士初主事刑部扈從英廟北征身負重創幸不死脫
還署郎中超陞右侍郎歷陞南京刑部尚書守官稱廉

明故鄉無田宅可歸又宦留都遂家金陵經登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修英宗實錄成進編修成化十二年秩滿進侍讀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講學進春坊左中允侍講文華大訓東宮起立拱聽閣臣諷經懇請太子坐經不從朝士咸嘉經能以師臣自重也孝宗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與修憲宗實錄陞禮部右侍郎弘治三年改吏部左侍郎歷佐兩部前後皆與倪文毅耿文裕王端毅諸公協持正論定國是稱寅恭云八年部大臣以災異故上言屬經草疏請早朝勤聽政

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不敢他諉經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前是部務尚書悉急目前忘民害經先恤民而後惜財貴戚近幸但有陳請堅執不與若遇四方灾傷奏報輒爲覆請議蠲給事中曾昂奏請各省貯庫羨銀盡輸太倉助邊費上下部議經曰國用之不足蓋以織造賞齋齋醮土木之故此能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以歸京師豈王者藏富於民之意乎給事中言非

是經視民瘼真如痲痺切身屬吏有朘削爲功而入課
多者下其考於是監稅官各務悖大寬平而培尅聚斂
之風稍革時修清寧宮欲調山東民夫七千人經日歲
歎民貧不可令其遠去鄉井就以部羨顧役於京師爲
之內官傳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經曰不可以小民
膏脂供耳目之玩執不肯發竟寢之馬鈞陽時爲兵部
尚書大同缺戰馬鈞陽請給折糧銀就市之已得旨經
言上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
戶部官非祖訓上是之改命取之太僕經盡心體國每

有裁抑上輒俯從弘治中國裕民安多經節省之力十
三年星變致仕康陵卽位起爲南戶部會內艱正德五
年經筵曹元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入內閣起禮部尋
卒贈太保謚文端瑄季子紘成化戊戌進士瑄自卽署
至尚書三十餘年未嘗更曹僅一爲右都御史亦法司
居官一意洗冤澤物旣爲大司寇戒諸司事非會勘者
不得出五日以是無滯獄八子象孫一時貴盛人豔稱
之當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懿

論曰成弘之際國用稍憊詎矣貴近之陳乞無已大官

之後費不貲司國計者不亦難乎曾昂倡搜括之令可謂取之盡錙銖李沆所以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豈謂昂等耶語云江河不能實漏卮倘不嫌於侵官蠹蝕之孔旁出末流何極夫索之於不足之外以騰民孰與儉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此兼洪變法於淮益君子以是爲萬世之罪人也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也母姪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與同官梁璟王詔會劾都御史王越邀功啟釁而薦前吏部尚書李秉

兵部尚書王竑疏中語涉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
幾死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定惟爲國
上怒解還職秩滿出爲湖廣參議轉山東參政而濟南
俗有乘旱而聚衆發人墓暴其死名打魃文曰是甚于
魃巫之暴矣下令民曰天即旱吾國法不爾貸自是無
有敢打魃者弘治三年禮部左侍郎倪岳薦陞雲南左
布政使六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并撫河
南救荒多善政九年陞戶部右侍郎以艱去起改吏部
十六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幾務是歲留都屬人饑

文咨戶部預支官軍俸糧三月救民急度支辭未得命
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耶即得罪
吾請當之踰年召入爲戶部尚書一日上顧尚書長嘆
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
急奈何文又頓首謝摘鹽法七弊條上上嘉納時屬大
婚大喪國用稍費調度䟽請通勅重臣公同會計講求
所以足國裕民之策上方勵精治道下其奏使群臣集
議於是一時浪費多得裁省國用稍舒而貴戚佞倖不
敢濫有陳請民困少蘇矣武皇登極劉瑾諸閹日導上

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棄萬幾罔親文每朝退對屬吏言
輒泣下卽中李夢陽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
益文曰柰何夢陽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
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
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必更益力益
有詞去瑾瑾車易耳文於是將鬚昂眉毅然改容曰善卽
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
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
文乃召夢陽令具草草具文讀而笑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其疏曰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群小之姦逼近君側執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至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俯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憂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觀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

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仰瞻媒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燕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壅粉菹醢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战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

命之語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闔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疏入上驚泣不食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議必欲誅瑾等上不忍復召

諸大臣入而令太監李榮手文疏問諸大臣幸少寬之是日瑾等業已窘求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從而八人中王岳者亦青宮舊閣素剛厲頗惡其儕而與司禮監范亨徐智密奏上宜罪瑾等以謝諸大臣上意稍屈吏部尚書焦芳素媚瑾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於瑾瑾等夜趨上前繞跪依哭痛首觸地訴岳三人內外交通害奴儕微上恩奴儕肉磔餒狗矣上爲之動瑾立勸上收王岳三閣下獄而上又曾先入瑾言內閣專執朝權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於是傳諭閣臣直貸瑾等

問臣健復上疏曰依見舊年以來龍顏清臧心切夔臣
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
市交易全無護衛皆左右引誘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
逆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皆
謂太監劉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臣
等讀未終益涕泣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
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遽行斥逐夫君
子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
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

可復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乞即
量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
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懼
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
之幾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聽卽日詔瑾
入內司禮而健等各上疏求去瑾益弄權罷文官給事
中徐昂論赦坐除名文子士聰高唐州知州士奇刑部
主事皆削籍降彛陽爲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已又矯
詔逮文下詔獄欲殺之坐贖米三千石破其家瑾誅復

官致仕數年中廷臣屢薦引而猶厄於閹黨世宗入繼
大統天子方思起用諸耆舊大臣而文時八十餘矣賜
勅存問加柱國太子太保文以致仕後加柱國蓋曠典
云嘉靖五年卒年八十六贈太傅謚忠定

論曰韓忠定親裂眦於權奸持一死以自誓首倡群工
叩閹請劔至矣哉社稷之心乎然此數人所謂天子親
嬖之臣也卽逃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庶幾乎禍不
滋蔓二三元輔亦足以謝先皇顧命於九原之下矣不
論時勢如奕之劫獲則全勝失則全覆甘露之變竟自

聖之不衛其肉將無已時吾以是深服許襄毅先見之
明而恨三閣臣之襄狃生禍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九

姚周楊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陳守衡著

姚夔字太章桐廬人也正統七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人授吏科給事中之北狩也諸大臣議勸劾王進未決以詢六科夔曰朝廷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緩急取自廟堂何必詢諸小官劾王即真超陞南京刑部侍郎景泰三年改南京禮部是年勅往考察雲南官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七年景帝不豫夔與兵部侍郎商輅議復皇太子疏其未上而上皇已復辟爲石亨等譖出爲南

京刑部上皇顧知夔忠於太子召還禮部左侍郎會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報上語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孫弘石亨所薦士也上口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尚書之次非它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賢曰不如鄒幹姚夔上問孰優賢曰幹端謹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乃改夔吏部佐塩山時幹爲禮部右侍郎遂轉左有真定守斯召亨求復官挾夔同列擬奏稿送夔判夔擲筆大言曰侍郎可不作此稿必不可判亨敗附亨者黜夔名日益重上深眷注焉上慮塩山年

老與賢論部大臣上曰戶部年富不易得他日可繼
翔者下如富惟禮部所瑁稍弱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
過之刑部陸瑜甚佳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
二人才器皆尚書之選七年瑁罷上乃進夔爲禮部尚
書恭轉左瑜以山東左布政入爲刑部賢薦之也瑜能
平反一人大獄上稱詳慎八年正月上崩其妾富亦卒
富別有傳夔典邦禮茂陵中頗能持爭昭德宮顯寵震
位久虛夔疏請謹小星葛藟之分以兆百男之慶廢皇
后崩上承孝肅太后命不欲合葬祔廟下廷臣別議閣

臣時等爭不能得夔率廷臣上言大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毋道全矣今崩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子道全矣今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欲順母后之命則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

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
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皇上極其誠敬和其
聲氣勸至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
盡也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慈懿無子夫皇上繼
統承緒即同其子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慈懿今日
葬于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于右慈懿今日祔于廟皇
太后萬年之後亦祔于廟同尊並列則亦何有分毫
昂高下於其間乎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
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它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毋

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歆享於上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祖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矣奏入上猶未得太后俞旨夔率群臣伏文華殿門數諫上頓首皇太后再三請乃從之泰陵見夔䟽及閣臣時䟽謂劉隗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夔嘗薦左僉都御史張岐巡撫遼東岐爲猾卒牽累坐逮御史謝文祥因以劾夔上怒下文祥欲夔言臣因濫舉張岐獲罪陛下因臣而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上曰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

爲卿也五年吏部尚書崔恭內艱去上乃以夔代恭爲
吏部尚書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年自冬徂春星
變異常入夏江南大風雷雨海溢漂民廬舍夔上疏曰
宋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
各得其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自古
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
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上是之命府部大
臣會議於是簡重撫臣飭勵庶司守令停免是歲糧芻
鹽課煩料匠役變乞罷歸田里以謝天譴不許未幾卒

贈少保謚文敏

論曰變興邦禮禮之所不得爲者至率廷臣痛哭于九
闈之下天子欣然爲改容於休哉抑聞之太后生辰夔
倡庶僚供佛事禮豈得爲者哉給事中張寧白簡已隨
其後惡能無汗顏也

周洪謨字堯弼叙州長寧人也正統十年進士第二人
授編修館閣無他政事洪謨朝退即入中秘檢所未見
書考閱採其有關政本者條一十二事上之以爲讀書
務禪實用當若此比爲祭酒請改孔子封號大成至聖

爲神聖廣運加服衮冕十二筵且舞八佾下禮官議尚
書劾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李奎請加封孔子英宗不
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
於孟子中庸猶可擬議洪武中新創南京太學廟用木
主當時祭酒宋訥奉勅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
北監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筵
且佾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洪謨復言衮冕
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
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佾舞與冕服相稱則禮明樂備

補前代缺乏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乃詔加籙豆侑
舞之數從洪謨言踰年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監丞
祝瀾疏請天下郡縣孔子廟皆木主如南監之制章下
禮官洪謨以瀾議不中意劾調雲南經歷洪謨嘗著有
疑辨錄三卷自言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
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至是
進于朝上曰五經四書永樂間儒臣纂修已訂取其不
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校誦習已久聞洪謨復以已
見紛更不准行真定教諭俞正己奏言我朝今日曆數

有差稍綴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爲書上進洪謨命
集曆科官生與正巳參論既竟日弗能決洪謨以正巳
繆妄請下錦衣衛治之洪謨上言璿璣玉衡尚書蔡傳
制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手製圖式進上上賜上
尊寶鈔嘉勞焉洪謨學有見解然亦拘執不通凡所建
白人多以迂目之所見爲是斷在必行人雖喋喋言之
不聽也人有意見而已見未真洪謨槩執爲非反加排
斥以是晚年章奏遂爲人所指摘而天子諒其樸忠茂
陵升遐之歲月當食不食廷臣以爲宜賀洪謨曰此陰

盛之象其可賀耶遂止往祭天壽山見役夫運載相繼於道知有所營建也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繇於此且時方炎烝人易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乞歸中途遇疾懼不起上安攘十事歸又三年卒謚文安洪謨初爲祭酒時關陝荆襄唐鄧間劉千斤李鬍子皆以嘯聚流民相繼爲亂督撫項忠旣討平遂乘兵威下令有司逐流民有弗率發戍邊當盛夏道暍疫死者千萬也洪謨憫之爲著流民說蓋云昔日與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廡

江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
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
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
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彼中山谷曠遠
民遭水旱有司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可禁今
倡亂者已誅而脅從者俾無所容民亦安所逃生曷若
因而撫定之聽其近諸縣者附占版籍遠諸縣者設州
縣以安集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
皆齊民矣何以逐爲于時諸大夫皆然其說未有行者

亡何歲復饑流民復集於是右都御史李賓疏其說上
之上可焉命副都御史原傑往安集之爲縣八爲郡一
設一都司衛所總制之人皆歸德洪謨云

論曰維揚志言洪謨嘗泊舟邗江夜見一異人前謂曰
吾卽子之前身也洪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
忽不見洪謨以詩訊維揚守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
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守訊
郡民友鶴山人元末隱士以詩名家至建文元年歿於
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於乎羊祜房叅之事
益知其不虛也夫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也舉鄉試第一景泰二年進士庶
吉士授編修成化初開經筵克講官陞侍講英廟實錄
成遷司經局洗馬守陳講筵多讜論時稱真講官嘗應
制作內宴樂語守陳曰吾以工瞽諫天子過聽不賢於
優孟滑稽之談乎尋遷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有
權貴欲援之守陳謝曰我婆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
志耶泰陵出閣克日講官文華大訓成陞少詹事兼侍
講學士泰陵卽位例遷官僚官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
侍郎上曰守陳宜留此御筆卽塗南京字憲宗升祔禮

官議尊德祖爲始祖比宋僖祖而不遷請祧懿祖備九廟守陳以爲非是疏言詔書九廟臣似難違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夏之世顓頊既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漢以下上祖無功故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允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熙仁四祖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而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嚴父之義爾未嘗以德祖擬殷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而仁祖不得預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卽始祖今強以無功之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有功而配天反不得正位南向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悵必有博文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

祖而後已爾則宋僖祖其明鑑也議者率謂王安石嘗
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不知當時名臣
韓維司馬光諸人力爭莫能回及至寧宗乃用趙汝愚
陳傅良諸臣議卒祧僖祖于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
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尚當執其
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陛下姑循舊
制則存九廟祧德祖是也從今議而每歲一祫無不可
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務遵古典當用臣議併祧
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前代之典足垂萬世

之法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春請開小經筵講學御午
朝聽政䟽言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奸邪登用
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日勤政務持此不懈可幾堯
舜臣愚過慮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臣昔
忝陪宮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
問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誥未嘗進一詳說今日視朝
所接見大臣手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
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所閱覽百官題奏而已至於
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內官

語言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所屏棄者異日將收而愛之今日所放遠者異日將召而親之今日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此臣之所繇過慮也伏望陛下退朝則請御文華殿講學日輪內閣大臣一員領講官二員進講聽講未明即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咨詢人才孰是爲賢爲不肖政事孰是爲得爲失天下爲

何治亂歷代爲何興亡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午朝則御文華門聽百官奏事面與裁斷言有忠諫切實者議行之讒佞諛諛者絀逐之愚憇狂直者優容之寒陋不能言者令具本備陳之大抵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終始如一比隆堯舜不難也但如近日朝講故事取具虛文凡百題奏皆付司禮諸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自是上御經筵次日卽御文華殿進講尚書大學衍義數御平臺暖閣召閣

部大臣劉健劉大夏等閱章奏守陳啓之也及修憲宗實錄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已見諸新進多好誣詆舊老臣守陳曰吾可久處此耶遂請老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豈能勝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痾林下以盡餘年上不許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專職史館守陳言自古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湮沒無傳及今蒐採猶可補葺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允既留中

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發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其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實錄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居鄉郡邑藩臬諸大夫不肯出輕謁謁則刺稱侍生中道入或規其非是守陳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孰可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欲其稱也迄不改躬守陞字惟立成化十四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從弟守隨字惟貞成化二年進士左道李孜省故一職吏也守隨爲御史嘗按治之後孜省見寵於上守隨已陞應天府丞潛於上調南寧府

知府孝宗嗣位陞應天府尹復以按治太監蔣琮爲所
中調參政廣西踰年得還南京都察院轉大理九載秩
滿進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事是時康陵新卽位諸閣
用事守隨借三法司共讞太監張瑜獄與內意忤遂致
仕瑾尋措以它事罰米二千石卒贈太子少保謚康簡
守陳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茂元成化
十一年進士副使山東時張秋河決上旣遣劉大夏往
治又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至茂元上言官多民擾
乞召二人還使

大夏得以專力而成功水

者陰象其應爲後宮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寇二
人執素以爲妖言詔遣錦衣衛百戶胡節逮茂元去山
東百姓避節泣訴道擁不能行節爲泣下慰諭去比下
獄節見諸中貴深言茂元甚得山東民心狀語與淚俱
諸中貴約與之解乃謫長沙府同知踰十乞歸已言路
薦起安慶知府陞廣西參政時瑾逼索潘臬官賄茂元
曰官以賄成非盜官帑則剝民脂畏乎妄之灾犯有名
之律謹將益深吾死誓不爲也瑾矯旨令致仕瑾誅起
江西參政轉雲南布政陞貴州巡撫都御史兼制四

川酉陽湖廣湖北諸道時討算于坪等寨苗寇改南
京右副都御史茂元曰吾幸脫事去而遺後人以勞可
乎况兵糧已集事貴神速授策諸將討平之乃行尋陞
南京兵部侍郎明年召還刑部居二載卒于位

論曰明興百有二十載祧廟之禮始於是乎議之陋儒
狃於故常遂使守陳之議迄世宗而始定夫明者述之
而必聖者作之蓋謂是乎至其末年所論國史二遺事
乃欲正名於兩朝有是哉奚其迂也然今日人人有百
世之慨焉想當有待哉嗟夫明聖有作其無世宗乎

倪岳字舜谷上元人也父謙正統四年進士及第第三人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謙嘗奉命祀北岳岳母姚夫人夢有緋袍神入室遂生岳謙竒之故以名謙爲翰林學士時主考順天有權憲予以弗獲雋誣搆謫戍宣府岳隨戍爲宣府諸生舉順天遂舉甲申進士是爲天順之八年選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成化改元謙以憲宗登極恩復官學士是時纂修英宗實錄父子同在史局人以爲榮然謙景泰中上嘗令教內侍書以故諸內侍用事者輒推轂讓而謙亦以此大干清議每爲臺省論罷

去輒復起而謙致仕時岳亦已轉侍讀歸養數年謙乃卒岳服闋會輯文華大訓進學士克東宮講讀官尋陞禮部右侍郎弘治改元轉左時周弘謨爲尚書每以岳知故典遇有大禮皆取裁岳二十三年茂陵升祔是時九廟已備宜有祧者詔禮官集議少詹事楊守陳言天子七廟凡號太祖卽爲始祖百世不遷禮也今宜并祧德懿熙三祖而自仁祖以下爲七廟岳言知尊太祖矣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德祖而上莫推其世則德祖可視周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德祖不宜祧懿熙仁三

祖今當以次祧遷上從岳議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正
京師應祀神祇章下禮官岳攷古證今諸所稱君稱帝
道佛神祠一切矯誣悉請裁革九功復欲更定孔庭從
祀諸賢請黜荀卿馬融王弼諸人而少詹事程敏政疏
亦及之以爲宜黜者八人復有所改正七十二子岳上
言曰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
經出于燬燼賴諸儒抱遺經顛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
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
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又何必

以區區臆見追論于千百年之後哉是年冬周洪謨請
老耿裕以南兵部入代三年灾異求言裕率部臣陳時
政七事上嘉納岳復繼陳八事先是成化中宗藩常請
庄田及有内旨傳奉官上登極時梁裁革亡何復踵前
轍上亦不禁止岳故特疏及之上報旨曰二事朕自裁
處餘下所司六年裕轉吏部岳進尚書内臣常泰傳旨
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
僞上初削奪斥遣中外稱聖今復召還有損聖德上不
聽已因給事中柴昇言乃已然度僧不止岳三上疏不

報部部王雲鳳又再言之稍衰息時內庭頗好齋醮岳
典邦禮往往持正抗論權貴滋不悅九年改南京吏部
亡幾又轉南兵部參贊岳居留都四年吏部尚書屠濬
以星變乞致上始思岳召入吏部尚書岳典銓衡不恤
恩怨獎恬抑躁下謁消沮或勸岳毋別白太過岳曰冢
宰職固如是岳於諸卿中最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
不肯相徇鈞陽言今天下財力太耗計無所出獨蘇松
折糧價輕宜稍增之以足國用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
復重之因而生變誰任其咎乃不果增十四年卒于位

贈少保謚文毅謙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國朝父子爲學
士翰林得並謚文二百餘年獨公父子岳才學識量朝
端推重未嘗躐歷兵曹然爲吏部嘗疏西北備邊事宜
人咸服其經畧文多不錄

論曰余聞文王四乳倪謙亦四乳異哉而文王有聖子
謙有賢嗣豈繫於形體然與詩言岳降生申岳生亦然
天挺一代名卿固不偶耶岳爲宗伯可謂觀于會通然
孔廟諸儒世宗朝有去晉矣嗟夫此殆難與諸淫祀者
議存歟哉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也成化八年進士寬少小爲諸生獨不喜舉業好爲古文辭累應舉輒躓竟以歲咨貢入太學年近四旬場屋念已衰南京提學御史陳溪惜其才強令就試遂以尚書魁應天禮闈廷試皆第一人授修撰九載滿進右諭德孝宗登極進左春坊左庶子與修憲宗實錄成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侍康陵東宮宮監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問講讀寬率官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

時或罷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寄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上嘉納寬造春宮進講每存規諷義切君德輒爲反覆頌言之廟廊會議人不敢言寬以雍容片語而决威寧伯罷黜又上疏白列求復爵寬曰若論威寧功先皇時已論革今乞復爵當攷自後何功如念先功復爵是今改先皇令也無從奏請祭酒謝鐸請斥吳澄從祀寬曰從祀苟有裨於經傳楊雄馬融昔皆不廢今尙獨廢澄也弘

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廷臣欲遵先帝時議祔塋祭廟禮皆如適於是謚榘廢后與孝莊同輔臣劉健以爲非疏請再議上感悟下廷議再三諸大臣皆不敢顯言共推寬寬抗議曰魯頌姜嫄閔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爲別廟之證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然皆諸帝繼室作配生前非後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此豈後世所宜法哉廷臣皆是寬議會疏上上喜乃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奉慈殿君子以爲合禮奉慈殿上建

以祀上之生母孝穆皇太后也是年秋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寬靜重淳實文章德行聲望重一時以少詹事進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以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直東閣司誥勅久之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卒年七十九踈眉目豐下而長美髯脩脩望而知其年公長者論曰弘治諸賢饒昌于朝而寬與謝遷二人者皆翹然鶴禁元標也遷求免舉寬自代而又累言于健冀同升健竟弗之許也謂何哉世言寬未第時讓貢於其友程敏政學士以策免起復官寬以印讓寬真長者也

黎淳字太撰華容人也天順元年進士第一人授修撰
成化二年秩滿陞左春坊左諭德三年英宗實錄成進
左庶子祖制官僚官皆兼翰林時淳不兼翰林官淳請
之上不允荆門州學訓導高瑄請復廟號下禮部
議禮官具請上裁淳上疏曰臣按正統十四年八月
立陛下爲皇太子九月群臣又奉廟王卽帝位改元
奉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慈壽皇太后懿旨
仍以景泰爲廟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
順矣高瑄建言欲加廟王廟號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

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群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定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彛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若誤聽高瑾言一加邨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

之人不知昌邑既廢未聞復爲漢何帝也更始既廢未聞復爲漢何王也陛下昔爲皇太子邠王乃敢廢之勿以已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邠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黷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邠王有疾陳循自當迎請先帝復位顧乃率領群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

功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群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瑄此舉非欲尊禮鄭王特爲群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今之議者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往事已久俱已之十年主考順天十三年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尋遷吏部右侍郎二十二年改南京明年滿九載轉左奉陵郎

位陞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又三年致仕卒謚文僊
淳性簡重寡與人合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饋寄一
紅雲布淳不受卽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拔茶今
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